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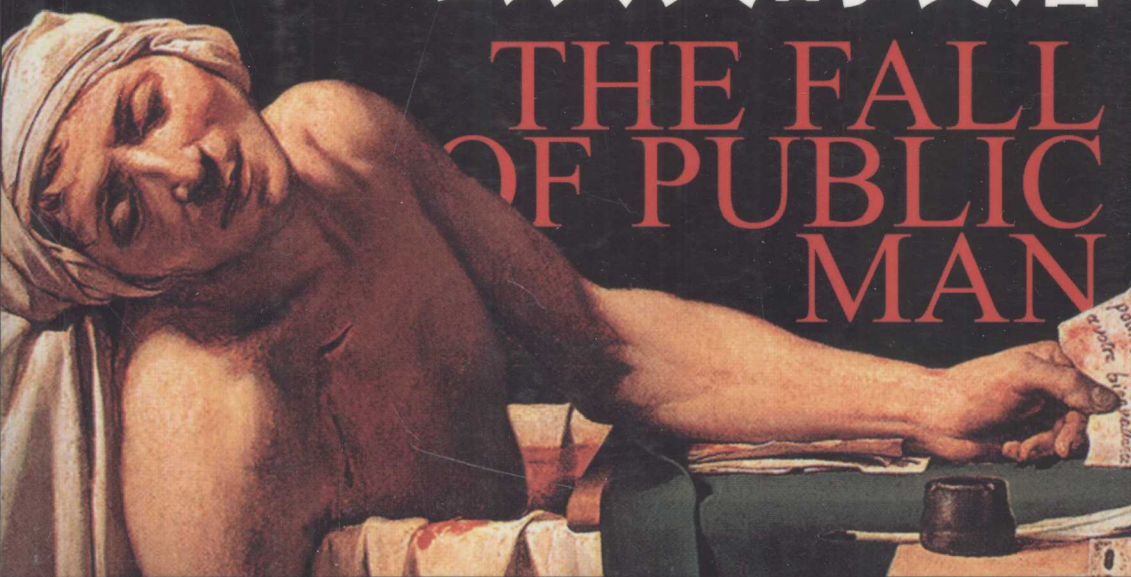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著

RICHARD SENNETT

李继宏 译

公共人的衰落

THE FALL OF PUBLIC MAN



太了不起啦……这是多年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吸引人的
社科著作，桑内特教授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历史想象
力令人仰慕。总之买下这本书，认真拜读就对了。

——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纽约时报》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著

RICHARD SENNETT

李继宏 译

公共人的衰落

THE FALL OF PUBLIC MA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人的衰落 / (美) 桑内特(Sennett, R.) 著; 李继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7
书名原文: The Fall of Public Man
ISBN 978 - 7 - 5327 - 4590 - 6

I. 公… II. ①桑…②李… III. 社会生活—研究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0634 号

图字:09 - 2007 - 89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 - 56135113

责任编辑 袁雅琴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公共人的衰落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著

李继宏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www. yiwcn. com. 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8.75
插 页 3
字 数 354 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4590 - 6/C · 030
定 价 45.00 元

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说来，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与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脑海里就算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

——托克维尔

中文版序

在中国读者看来,《公共人的衰落》所针对的问题可能会显得既陌生又熟悉。这本书的西方背景在于上一代的各种社会学争议。我希望本书更具普遍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对个体主义和公共空间的论述。

当我开始写《公共人的衰落》时,社会学界对公共生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而我的途径更加接近于人类学和历史学。于尔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是研究公共生活的欧洲理论家中的翘楚。前者认为公共领域是由经济利益和政治争论构成的;哈贝马斯的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着重强调利用政治力量来克服阶级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强调最终变成他的“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理论。与之相反,汉娜·阿伦特相信有一个纯粹的公共政治领域的存在,她认为在这个领域之中,无论属于哪种阶级、性别、种族或者民族,所有市民都能够平等对话。哈贝马斯将“公共”当成物质生活的产物,而汉娜·阿伦特则拒绝按照市民的物质环境来对他们进行定义。

我试图以大城市这种特殊环境为背景,来理解日常行为及其社会交往模式;就这一点而言,我的观点更接近唯物主义。我采用的方法来自人类学,这种方法就是对戏院中正式的表达模式和城市街头常见的表达模式进行比较。在学术界的黑话中,这在当时被称为公共生活的“戏剧学模式”,最近则被称为“述行性”。我主要研究了伦敦、巴黎和纽约从18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演变,由此赋予这种模式以一个历史框架。

所以你们可以把西方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当成一个精神的等边三角形。

其中一条是哈贝马斯的边，“公共”的构成要素就是人们试图超越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斗争；第二条是阿伦特的边，“公共”由一些特殊的市民组成，这些市民彼此之间进行非人格的、平等的对话，他们拒绝用他们的同一性语言来交谈。第三条是以我和我的学派为代表的边，“公共”是形象而具体的；它主要研究人们和陌生人说话的方式、他们在街道上所穿的服装以及室外空间与室内房间的对比；并且通过对日常行为和艺术领域中经过精心组织的表达进行比较，它厘清了这些具体行为的含义以及它们的表达性。

在我的想象中，有两点可能会直接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那就是个体主义和公共空间。“个体主义”远不仅是一种和经济竞争有关的东西。它涉及的是个体和其他人的关系的社会意义，还有个体对自我的心理学认知。从社会层面来说，我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提出的观点几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大城市中的日常行为确实变得越来越和他人无关；就心理层面而言，我的观点也许显得更加激进。我认为由于人们将他们自身视为个体，心理体验变得贫乏了，人们也变成一些具备更少表达性的自我，受到亲密性的专制统治，缺乏陌生人与他者性的刺激。我认为非人格性能够并且应该丰富自我。

根据我本人在中国的游历，我想你们也面临着这样的文化问题，当然你们的问题从形式上来说与书中提到的文化问题十分不同。与欧洲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对于你们来说，日常社会的“黏合剂”如今是一种问题，同样成为问题的还有非人格关系的“衰落”所带来的心理混淆和窒息。这些问题在我们共同面临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问题中体现得更为具体。

如今说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在建筑和户外公共空间的组织方面变得越来越西方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我的著作探讨了这种西方模式的缺陷：我试图说明公共空间变得统一和同质化的过程与原因，这种同质性给日常社会交往带来的窒息后果，以及物理的统一性所造成的那种心理错乱的特殊感觉。我利用我的方法对戏台和街道进行比较，从而作出了上述这些判断。我们用艺术来补偿伴随着陌生人在街头上、在现代城市的公共领域中

出现的死寂与冷漠。

总而言之，我希望你们把我这本书当作是另一种文化的公共生活史的描绘，但这种描绘和你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全然无关。我想感谢本书的译者李继宏让你们能够读到这本书。

致谢

我衷心感谢克里福德·科尔松和穆雷·彼拉希亚，他们最初帮我确定了本书的主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和许多人进行了讨论，从中获得了帮助，这些人是彼得·布鲁克斯、克里福德·吉尔兹、理查德·吉尔曼、卡罗琳·朗德·赫荣、安妮·霍朗德、赫尔伯特·蒙塞尔、奥雷斯特·拉纳姆、卡尔·肖斯克、理查德·德雷克斯勒和莱昂内尔·特里灵。我想向本·巴伯尔、胡安·科拉迪、马里昂·诺克斯、利奥·马克斯和戴维·李斯曼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对书稿所提出的意见。我在此谨表对戴维·赫荣的谢意，他仔细地阅读了书稿，使我获益良多。

本书的研究是在玛西娅·拜斯特林、伯纳德·麦克格雷恩、马克·萨尔蒙和克里斯蒂娜·斯佩尔曼的协助下开展的。我特别想感谢玛西娅·拜斯特林，感谢她的耐心和能干。

最后，我由衷地感谢罗伯特·戈特里伯和安吉斯·卡梅隆提供的编辑建议。本书从动笔到付梓都得到波比·布里斯托的关怀，杰克·林奇帮助我润饰了本书的文字。

许多图书馆员和馆长向我提供过帮助，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他们服务的单位是高等学术研究所、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纽约大学等机构的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高等学术研究所、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慷慨解囊，资助了本项研究和写作本书所需的经费。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本书的手稿打字，我想感谢他们高效的集体劳动和诙谐。

目录

中文版序/1

致谢/1

第一部分 公共问题

第一章 公共领域/3

公共领域之外的爱/7

死亡的公共空间/13

公共领域的变化/18

现在中的过去/28

第二章 角色/33

角色/39

公共角色/44

城市中的公共角色/46

证明或者可信性? /51

第二部分 古代政制时期的公共世界

第三章 观众：陌生人的聚集/57

谁到城市来? /60

他们住哪里? /64

城市布尔乔亚的变化/69

宫廷和城市的相互影响/74

第四章 公共角色/79

身体是服装模特/80

话语是标志/90

充满激情的非人格领域/109

第五章 公共与私人/111

公共表达的范围/114

自然表达处在公共领域之外/117

公共和私人就像社会的分子/123

分子破裂/124

第六章 作为演员的人/134

普通人对作为演员的人的看法/136

狄德罗的表演悖论/138

卢梭对作为戏院的城市的控诉/145

卢梭的预言/154

第三部分 19 世纪公共生活的混乱

第七章 工业资本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影响/166

19 世纪城市人口的新变化/167

城市的区域划分/170

城市变化和布尔乔亚的生活/175

公共商品/180

第八章 公共领域中的人格/191

巴尔扎克的看法：人格是一种社会规则/195

公共领域中的人格：身体的各种新形象/205

戏台展示了街道不再展示的真实/222

人格和私人家庭/225

推翻过去的革命/233

总结/247

第九章 19 世纪的公共人/250

演员/252

观众/264

第十章 集体人格/282

1848：个体人格战胜阶级/287

Gemeinschaft/305

德雷弗斯事件：破坏性的 Gemeinschaft/308

谁是真正的激进主义者？/322

第四部分 亲密性社会

第十一章 公共文化的终结/331

第十二章 卡里斯玛的去文明化/342

卡里斯玛理论/345

卡里斯玛和仇恨/353

电子技术加剧了过去的沉默/358

造星系统/364

第十三章 共同体的去文明化/371

建筑在共同体周围的壁垒/374

建筑在共同体内部的壁垒/379

共同体的人性代价/388

第十四章 失去演技的演员/393

游戏能力是公共表达的能力/396

自恋削弱了这种能力/405

自恋的调和一个新阶级的出现/410

公共人的衰落

自恋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418

结论 亲密性的专制统治/423

附录 “我控诉!” /427

译后记/439

第一部分

公共问题

第一章

公共领域

现代经常被用来跟罗马走向衰落的那些年进行比较：人们认为道德腐化蚕食了罗马统治西方的力量，同样，现代西方称霸全球的力量也被道德腐化削弱了。这种观念虽然极其愚蠢，但也有点道理。粗略地看，奥古斯都^[1]驾崩之后罗马社会的危机与当今的生活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有关。

由于奥古斯都时代已然逝去，罗马人开始将他们的公共生活视为形式的义务。公共庆典、帝国主义的军事需要、和家人之外的其他罗马人进行仪式性的交往，所有这些都成了义务；罗马人对这些义务的履行越来越被动，他们遵从公共秩序^[2]的规则，但在这种遵从之中投入的激情日渐稀少。罗马人的公共生活变得极其无趣，于是他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追求一种新的信仰原则。这种私人的信仰很神秘，既逃离整个世界，也逃离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公共秩序的各种礼节。当时这种信仰在近东地区有不同的派别，其中基督教逐渐占据了主流；最终基督教不再是秘密流传的宗教信仰，它本身变成了新的公共秩序的原则。

如今，公共生活也变成了形式的义务。多数公民对国家事务漠然处之固不待言，而且他们的冷漠不仅体现在对待政治事件上。在人们看来，对待陌生人的礼节以及和陌生人的仪式性交往，往好处说是形式而乏味，往坏处说是虚情假意。陌生人本身是危险的人物，在大都会这种陌生人的世界中，很少人会感到非常快乐。总的来说，非亲非故的人之间存在的纽带和法律关系可以被当成一种公共秩序，它是人群的纽带，是“人民”的纽

带，是政治的纽带，却并非家人和朋友的纽带。和罗马时代一样，今天对公共秩序的参与通常被当作是随大流的事情，而这种公共生活开展的场所也跟罗马城一样，正处于衰落的状态中。

过去的罗马和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生活的替代品，在于私密性的含义。罗马人私下追寻和公共秩序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以对世界的宗教超越为基础。而我们在私下追寻的不是一种原则，而是一种自省，反省我们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感觉中哪些才是真的。我们试图生活在私人领域中，我们只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之中就够了。

现代心理学关于这种私人生活的观念并不清晰。今天很少人会认为他们的心理生活是自发生成的，无关乎社会条件和外界环境。然而，在人们看来，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种内在的生活。人们认为这种生活是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花朵，如果曝露给社会世界各种残酷的现实；它就会枯萎；只有被保护和隔离起来，它才会盛放。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注自我，对我们来说，找到一种私人原则、向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描述我们的人格是什么才变得极其困难。内中缘由是，心理越私人化，它受到的刺激便越少，而我们就越难以感知到或者表达出感觉。

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人私下追求东方的诸神，他脑海中的这种追求和公共世界是分离的。通过让军令和社会风俗屈从于一种更高层次的、迥然相异的原则，他最终将这些神明强加给公共世界。而由于私人意义的现代界定，非人格体验和亲密体验的界限并没有这么清晰。我们只有将社会转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系统，社会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也许清楚一个政客的工作就是执行或者起草法律，但除非能从政治斗争中看出这个政

[1]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 63 年—公元 14 年)，是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译者

[2] 拉丁文 *res publica*。是英文中 *republic* 一词的词源，如今通译为“共和国”；作者在书中采用的是拉丁文原意，本书统一译为“公共秩序”。——译者

客的人格魅力，否则我们对他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兴趣。人们谈论一个竞选职位的政治领导人时，会看他的为人是否“可靠”、是否“老成持重”，而非看他倡导的行动或纲领。这种无视诸多非人格的社会关系、过度关注个人性格的看法就像一个过滤器，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它使发达工业国家中阶级的重要性变得模糊；它促使我们认为共同体是由一群彼此向对方揭示自己内心情感的人构成的，导致我们低估了陌生人之间（特别是城市的陌生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的价值。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形式制约了一些基本的人格优点——比如尊重其他人的隐私——的发展，也阻碍了人们理解如下道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非常压抑和紧张，所以只有当欲望、贪婪、妒嫉等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都被封锁起来之后，人们之间才可能有文明相处的关系。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的根基是这样一种信念：通过理解独一无二的自我的内在运作方式，去除各种关于魔鬼和原罪的先验观念，人们也许能够从此不再害怕魔鬼和原罪，人们也许能够得到解放，从而更加彻底、更加理性地参与到一种处在他们自己的欲望边界之外的生活中去。人们大多空前地关注他们个人的往事经历和自身的情感，可是这种关注被证明是一个圈套，而不是一种解放。

因为这种对生活的心理想象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我想用一个乍看之下似乎不合适的名字来称呼它：这种想象是一种对社会的亲密憧憬。“亲密”意味着温暖、信任和敞开心扉。但正因为我们变得在所有的经验中都期待这些好的心理感受，正因为如此之多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都不能提供这些心理回报，外部的世界，也就是非人格的世界，似乎让我们大失所望，似乎变得无味而空洞。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颠倒戴维·李斯曼在《孤独的人群》^[1]中提出的观点。李斯曼将内在导向的社会和他人导向的社会进行比较。在内在

[1] 戴维·李斯曼(David Riesman, 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是他的代表作。——译者